

# 印石记

我有一块印石，一拳可握。我常常坐在桌前，独自把玩。篷窗有光，指尖一碰，石皮微凉。十几年的夫妻，简单的聊天，看似也这么冷。冷有意味，初春吹面的风，暖在回甘。摩梭久之，石头通体才与掌心一样温热起来。不消说，人也如此，此时的热度在于共同开启了某个话题。话不多，我说出一句，不需你立马回复，或许你还在冥想，那我先看看风景；只要你简单吐出一个语气词，我就能兴致勃勃往下说。山泉倾诉，洞石应答，叮咚的节奏。有时我等，等等。你不说，我不急。等一个微雨的夜晚也等，等一个凉风的午后也等。

你的身世我大致知道，平凡的石农开采来的。你的资质不比田黄，没有雕工肯在你身上下功夫。但我喜欢你身材匀称而朴素，你身上抽象的花纹，时而淡，时而浓，像清墨在净水中翩翩起舞，让人在欣赏中获得放松惬意。春日阳光下，你真美：白中发青，氤氲着莽莽苍苍的雨后，披拂于层层叠叠的烟岚。你别于世间任何一个“她”，你是唯一。

如果有一天，叫我给你刻字，却真难推。我沉思，你不说话，你会默许在你身上刻上我的名字——但我觉得这并不理想。你知道，我们都不

善表露。你在我的眼神里，我在你的心里。刻什么呢？若刻一场云烟富贵，让人笑话；刻一句舌舌的座右铭，也同样让人笑话。人活一世，说话真难。不说不难，于是有人选择逃避，而我给你坚定一握。我等啊等，凝神，出神，回神。

我轻轻捧着，深深许愿。温润的人和温润的印石一样，都藏着各自的故事，年深日久。心潮微微涌起，却撼不动身心的闲散，瞬间又以为既然人事如隔沧海，旋即平复。等等啊等等，我们一起空望窗外白云。温润外表下的粗粝，更有一番艰辛的回忆。

终于有一天，我准备许久，鼓起勇气，要操刀了。我记得昨夜梦，你放下包袱，鼓励了我。于是先试刀。篆刻刀在印面轻轻划着，你长出一根根白发。我想安慰你，谁能逃脱自然规律呢。不等你回答，心中一沉，发现印面中心有几粒砂钉。砂钉，就是艰辛的往事，你不曾告诉我的。往事一桩两桩三桩，就像这几粒砂钉。

我们总要面对这个时刻。胸中块垒能割掉吗？不幸的记忆能割掉吗？多少个日夜，我也为某些痛苦的时刻懊悔、自责、埋怨、愤恨，漫长的心理煎熬深深影响了我的思想，我的

反应，我的习惯。相信你也一样，我们都一样。而我自作聪明，捏紧了刀，对准你，想把砂钉全部刻下来，笃笃笃，笃笃笃——全然不顾你的感受；人到中年，才更加体会到抽刀断水水更流的无奈。我终于不再血气方刚，我要承认失败，我接纳了它们，从强烈的耻辱退到如今的坦然。苦难与不幸，是成长的一部分，到某个临界点，也是衰老的一部分。无论如何，它们已经长在我们的肌体内；无论如何，我们必须让身心与过去和解。

眼中的砂钉硕大又渺小，心灵焦灼后又平静。再端详，我不是我，你不是你。世间的生老病死不可把握，我能握住的，只有你。刻一朵莲花吧，我们一起绝世出尘。我要经营图稿，把砂钉避开，把它们藏进宽大的荷叶里，藏入洁白的莲花瓣里。不幸湮没于平和，黑暗消失于光明，这些都是好归宿。当我用毛笔勾画出莲花，心中不禁默念：离诸染污，不与恶俱。

刀又入石了。笃笃笃，笃笃笃——激烈的金石之声。五指奋力，刀锋划动，脑海中浮现的许多过往，贪嗔痴怨随着飞溅的粉末而消散。我的掌心又热起来。冲刀，切刀交织冲



## 【闽都新谭】

撞，与所有烦恼忧愁决裂的快意。啊，砂钉真的多，但已浑然不觉，它们长进了叶脉里，莲花瓣里。还有些星星点点，游离于莲花之外，使整个印面粗粝残破中愈显抽象，焕发出生命最初质朴的美。

你知道吗？我们的遇见，我们的磨合，我们的奋斗，我们的缺点和过失，我们的伤心和不安，欢笑和欣慰都是这美的一部分，一场梦。此刻，我已大汗淋漓，心生欢喜。

你在刻什么？妻子手搭在我肩上周，我没回答，把印章装进小锦盒，塞进她手里，带着我的祝福。献给你，我的爱人。

## 夜雨(外一首)

■虎发仁

春雷响过  
于山的小院  
闪电，从近处  
划向远方

深夜里  
雨顺着门缝爬进来  
顺带爬进来的还有  
那只可爱的小树蛙

黑，让一切安静下来  
雨充满活力  
在这巨大的宁静里  
烟蒂闪闪烁烁

梦中手被灼了一下  
雨水早已浸透烟蒂  
又一道闪电照亮  
镇海楼的天空

## 老屋

梦中的老屋  
在紫松山下  
那棵挺拔的紫果青松  
代替老屋  
烙在我朦胧的记忆中

奶奶的老屋  
灰头土脸地偎在  
那棵老榆树后  
喜鹊和傍晚的炊烟  
演绎着生活的全部

母亲的三间土屋  
在她的手中完工  
又随着她，变成一堆黄土  
飘散在家乡的风中

父亲活着的时候  
从不蹲在家门口那个  
碌碡上吃饭  
他说 那上面蹲着的  
是他的父亲

# 又是一年除夕夜

■姚俊忠

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每年的除夕夜，一家人团坐在一起，开心地欣赏着春节联欢晚会，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事。可是这些年，打开电视，调到春节联欢晚会，看着看着，就走了神，眼前闪现的却是另一幅画面。

方方的杉木炉架，圆圆的铁炉，黑黑的木炭，红红的炭火，时不时发出噼啪的声响，火星在噼啪声中跳跃着。一家人围坐在温暖的炉子边，嗑着瓜子、花生，吃着香甜的花生糖，嚼着脆脆的米花糕，这是过年才能享有的美食。孩子贪婪地往嘴里塞着零食，放肆地大口大口不停地吃，他们要把平时失去的都吃回来。升腾的炭火，忽高忽低、上上下下地跳动着。炭火带来暖烘烘的热气，弥漫在小小的屋子里，往鼻孔里钻，往袖缝里窜。孩子的脸上，被炭火烤得红扑扑的，像是窗子上红红可爱的窗花。

这是除夕夜，一家人围坐在火炉旁守夜。这个日子，长辈们决不会因为孩子们吃多了而责备他们。不仅不会责备，还要为每个孩子，准备一个大大的红包，这也是孩子们最最期待的。

红包是用红红的纸折成长方形的小袋子，里面包着每年一次的压岁钱。长辈们在除夕夜守岁时，给孩子们分发压岁钱，为孩子们“避邪去魔”，祝福孩子们在新的一年里

平平安安、健健康康。

压岁钱除夕夜是不能打开的，要等新年到来时，才能打开享用。孩子们把压岁钱藏进口袋里，不时拿出来看一眼，然后又放进袋里。用小手压压口袋，确认压岁钱实实在在地在口袋里。这可是难得的零花钱，要看着紧它，不能让它溜了。

新年到来了，一大早，孩子们做的第一件事，穿上新衣服；第二件事，迫不及待地打开红包，数着红包里的压岁钱。把崭新的钱攥紧在手里，抖一抖，听钱发出清脆的声响，那是多么幸福的事。

压岁钱从三毛五毛，到三块五块，再到十块八块，一年比一年多，孩子们也一年比一年大了。终于有一年，我不再有压岁钱，而是轮到给孩子们包压岁钱了。

每年除夕前，我就到银行取一些钱，要求一张一张崭新的钱，最好是连号的。我知道现在孩子们跟我小时候不一样，不是简单的美食和新衣服打发得了的，但对压岁钱，却跟我儿时一样，始终如一的渴望。银行也善解人意，早早地就准备好崭新的票子。取回钱，一份一份塞进红包里，这是给孩子准备压岁钱。然后，再准备一份，是给父母的。

父母拿到压岁钱，开心地说：“我也有压岁钱！”接着又说：“我有钱，你自己留着吧。”然后就把压岁

钱还给我。我有些不耐烦，心想：给你就拿着，推来推去，哪来那么多的礼数。父母见我生气的样子，不再推脱，不声不响地收下了。我知道，现在日子好过了，他们不像过去那样缺钱。但这压岁钱，是我常年在外面，无法陪伴在他们身边的一种弥补。

我知道，父母要的是那份亲情、那份陪伴，而不是压岁钱。但我一年只有一两次回家，能给父母的，除了一点压岁钱外，还能有什么呢？作为儿子，孝敬父母简单到只是每年一次的压岁钱，现在想来，是多么无奈的事。

日子过得飞快，一转眼父母也用了压岁钱了，他们老得出不了门，更没有机会用钱了。他们像我小时候一样，盼着过年。我小时候盼着新衣服、盼着美食、盼着压岁钱，他们却眼巴巴地盼着我回家，数着我回家的日子。

我知道他们的期盼，所以无论我走多远、有多忙，都得不顾不顾地回家过年。我知道那有盼望着我回家、牵挂我的父亲母亲。一放假，我就收拾好东西，匆匆忙忙踏上回家的路。年年如此，从不敢缺席。我知道，“儿行千里母担忧”，家里有一对老人，翘首以盼的孩子回家。

然而，那年除夕，我却没有回家。这一年，疫情防控的需要，提

倡就地过年。我想，每年都回去，今年就算了吧，不要在这节骨眼上凑热闹。也就一年而已，明年再回，也一样。

可是，没想到，从此除夕就不用回家了。家里的老人走了，没了老人的家，不再是家。如果我能预见，这是我与老人的最后一个除夕夜，我会不顾一切，回到老人家的身边。坐在他的床边，跟他聊着我小时候的事，聊着他年轻时的事，家长里短，细细地聊，慢慢地聊，聊到他安详地入睡。

又是一年除夕夜，家家户户都团聚在一起，吃着年夜饭。长辈们忙着包红包，孩子们开心领到了自己的红包。红包也不用现金了，微信、支付宝，“滴”一声，钱就到账。而我，不用回家，也不用准备红包。孩子们都大了，老人们都走了。耳边响着噼噼啪啪热闹的鞭炮声，眼前闪现耀眼的烟花，可我脑子里却满是逝去的除夕夜。想着领压岁钱的日子，想着包压岁钱的日子……

在这热闹除夕夜里，我仿佛才真正明白：每一年的除夕夜，都是值得珍惜的夜，因为它不会与我们再次相见。

## 【那年那事】



# 后福“飞燕”迎春光

■林依光

“咫尺春三月，寻常百姓家；为迎新燕入，不下旧帘遮。”这是南宋诗人宋葛天民的《迎春燕》诗，说的是，早春三月普通百姓家，为迎新燕飞回都没有放下门帘，因为在民间看来，燕子属益鸟。而在福州，有一种美食以它为名，叫做“肉燕”，爱吃肉燕的人都相信会给自己带来好运和吉祥。

据传明嘉靖年间，闽北浦城县有位告老返乡的御史大人，虽有山珍可享，但吃多了总感乏味，于是管家让厨师想出一道新花样——取猪腿瘦肉用木槌打成肉泥，掺上适量的薯粉，擀成纸片般薄，切成三寸见方的小块，包上肉馅，做成扁食“馄饨”，配以高汤下煮，弄一碗端给主人，御史大人吃在嘴里滑嫩清脆，醇香沁人，连呼“妙妙妙”，问厨师：“这叫啥点心？”厨师本只为讨主人欢心，哪有什么名字？好在脑洞灵转弯快，见碗中扁肉形同飞燕，便信口说叫“扁肉燕”，由此才有了“肉燕”这一称呼。

闽侯县青口镇后福村生产肉燕，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了。2022年，村委会以“后福农民专业合作社”的名义注册了“后福飞燕”，从此“后福飞燕”飞入千家万户，远销全国各地。“后福飞燕”能顺利打入市场，得益于村里专业户精心制作，他们技艺纯熟，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。

说来话长。20世纪六十年代初，后福村村民林登金有缘结识南屿乡江口村六哥、金果、嫩弟、依刺、依傅等5位朋友，他们都是长期从事燕皮生产的老师傅。见贤思齐，林登金向几位师傅取经，拜入门下，诚心学习这门手艺。他邀请五人来到后福村，合作办起一家简陋的燕皮小作坊，在村内招收了一批学徒工，培养出刘云南、林仁春、刘海清等一批燕皮制作能手。村里生产的燕皮销路看好，逐步挤进福州各地市场。一年引来万花开，20世纪七十年代后福村燕皮生产与销路进入鼎盛时期，冒尖户多达四五十户。这道新兴支柱产业给村民带来了可观的收入，“燕皮之村”开始远近闻名，成为闽侯县制作“燕皮第一专业村”。

优质肉燕需要严格的工序和原材料精细加工。在后福村制作燕皮行家眼里，要在“五个字”上下功夫：“选”，首先是严

格采用生鲜后腿猪肉和地瓜粉，取当天手工宰杀褪毛后静血处理的鲜猪肉，用手摸上去还能见到筋络跳动、热气未退，以合理比例配加地瓜粉、糯米糊、精盐、食碱等；当地工匠一般喜欢使用产自罗源的地瓜粉，因其粉质细腻成为首选；“捶”，这是肉燕皮制作最具观赏性、最刺激的工序，师傅们一手持木槌用力在肉墩上反复敲打成鲜肉，另一只手随着木槌举起的刹那不断翻搅猪肉，并细心剔除猪肉里的小筋膜，直到肉还打成肉泥，亮如明镜，光如猪油。用木槌敲打发出的一串串“嗒嗒、嗒嗒嗒”响声如音符，仿佛一首欢快流淌的歌谣。“擀”，将肉糜加入碾细的地瓜粉混合拍打，配合碾、折、拂、扫等多道精细复杂的工序，直至擀成一张张薄约0.4毫米的燕皮，成型的优质燕皮如白玉、薄如纸，不皱不破，厚度均匀，肉色“红颜”褪去，手贴燕皮，迎光可透出五指轮廓；“包”，将制好的燕皮切成三寸见方，包入调制好的肉馅，搭配肥瘦适宜的肉质、虾仁、荸荠、紫菜、芹菜末、葱料等，加入少许酱油佐料拌酱馅，取燕皮方片用巧手捏成形如“飞燕”的肉燕；“蒸”，将包好的肉燕放入蒸锅，用纱布铺底，喷水保持燕皮湿润，蒸至20分钟左右便可出锅，蒸熟后的肉燕，表皮莹亮，“燕”形呼之欲出；“煮”，将肉燕放入烧沸的骨汤里，盖上锅盖静等水沸，沥水捞出煮熟的肉燕，肉燕外观晶莹剔透，脆嫩的燕皮在齿唇中嚼嚼，口感滑嫩，韧性无比，嘴里散发一股浓郁的香气。

现在，肉燕已是福州享有盛名的美食，大大小小传统节日的餐桌上，这道菜几乎不可或缺。福州民间民俗素有“无燕不成席、无燕不成年”的说法，吃“太平燕”也称“太平宴”，“燕”与“宴”，福州方言同谐音，加上扁肉形似长春花的缘故，太平宴菜肴又叫“小长春”，喜宴必不可少。

如今，后福村燕皮已经成为当地支柱产业。

## 【福中知福】



# 岁末回想

■史春培

值此岁末，心思泛漫，远远近近的朋友发来祝福。其中一位师长懂我，安顿我，不如写篇回想，给去日亦给我来。于是，我在我的“泛漫”中悠游，无限绵延着……

忽然想起小时候，我家院里有一棵苹果树，每到秋天，树上的果子缀满枝头，闪着红润的光。我们由着自己的喜好随便摘下来吃。吃得多了，我发现一个“诀窍”，那就是枝头越上端、伸展在枝叶之外，被阳光晒得越红的果子越甜润可口。可这些果子偏偏挂得极高，即使伸直了胳膊、踮

起脚也够它不着。这时候，需要搬来凳子，备好长杆，调整好姿势，才能摘下中意的果子。写文章又何尝不是如此？以往所写，都是随性而为，泥沙俱下。想到哪写到哪，写到哪里想到哪，就像我随手摘下来的果子：缺章法、少层次、欠味道。而现在，为了让一篇小文俊俏些、耐看些，动笔前学会了思量，懂得了掂量，知晓了掂量，较之于前也就费了心思，这又何尝不是“踮脚摘果”的过程？“有难度的写作，才得光辉岁月”。看来，以往写作上“顺水推舟”的坏毛病真得改一改了。

谈到写作，想起作息习惯。有的人喜欢熬夜，觉得黑夜能让一个人沉寂下来，摘掉世俗的枷锁，更能与心灵、与万物、与世界对话，从而获得最大限度的开放和延展，获得更为开阔与清朗的境界。而我独爱早起，一夜酣眠之后，换来的是神清气爽。睁开眼睛，一切都是新的。生命的蓬勃之力奔涌而来，一切都充满动态，清爽而又轻快。洗漱过后走进书房，读几页书，写几行字，在氤氲的墨香中放松心情，于我是难得的快慰。如果正值草木生长的

季节，得空也会走进大自然这本无字之书，俯身与一棵草上滚动的露珠对视，同一条路旁绽放的野花凝望。或者认真观察一株鲜活的树，看看它粗糙表皮下长出鲜嫩的叶芽儿。“宁静嘉慧的晨间清芬会让人性的美复归，人们因此会弃恶向善，微微趋向朴野的天性，一如偃卧的林木再度挺身。”至今记得梭罗对春日清晨的表达。人在大自然的铃声中醒来，身心俱轻，多么好！

放眼生活，早起又是我工作的必然选择。居家的小城与我工作的农村中学相隔七十余里，早出晚归的节奏已然成为日常，但我从未觉得辛苦。每一天我都走在路上，每一天又都有所不同。车窗外的世界总是制约着我内心的世界，就像太阳的光芒限制着月亮的明暗一样。

四季的风变换着田野的颜色，路基上的草也跟着节气的脚步春荣秋枯。望着它们在风中站立姿态，我常叹服它顽强的根。那到底是如何的须茎，有着何等力量，才有勇气告别肥沃的土壤，远离充足的水源，忍受雨雪的侵袭，抵抗风霜的肆虐。在车辆卷起的尘烟中，在无人驻足的

## 【我思我想】

